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运行机制、核心理念及启示

邵珠航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目的/意义]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是德国领先的外交政策类智库, 在德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德国此类智库的了解, 并为我国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供借鉴与参考。[方法/过程] 采用文献调研法和网站调研法, 对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发展历史、核心理念和运行机制等进行归纳总结。[结果/结论] 虽然接受私人资助使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受到质疑, 但其通过实际行动维护自身的核心理念, 塑造自身的公信力。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的各项功能中, 教育功能尤为显著。

关键词: 德国外交政策协会 智库 运行机制 核心理念 《全球智库报告》

分类号: C931.5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3.02.0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1 引言

2021年12月8日,朔尔茨正式接替连续执政16年的默克尔出任德国新总理。德国新政府能否继承默克尔的稳健风格,延续默克尔时期确立的各种内政外交方针,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1]。2022年5月24日,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视频会晤时表示,“中国是德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德方正在制订新的对华战略”^[2]。难以准确预知未来德国将实施何种对华战略,但显而易见的是德国智库特别是外交政策类智库将在德国政府对华新战略的制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鉴于此,有必要加强对德国外交政策类智库的分析和研究。

德国是智库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汉堡世界经济档案馆成立于1908年,被认为是德国的第一家智库^[3]。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21年1月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4]显示,当前德国共有266家智库。其中,在对外政策与国际事务顶尖智库排名中,共有6家德国智库入选,

分别是排在第17位的德国外交政策协会(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GAP)、第22位的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 也称科学和政治基金会)、第43位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第63位的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 KAS)、第67位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以及第156位的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rea Studies, GIGA)。

事实上, DGAP不仅排名领先于德国其他外交政策类智库, 还曾受到德国总统的高度认可。2005年, 时任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在出席DGAP成立50周年庆祝仪式时发表演讲, 高度赞扬了DGAP在德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 本文选择将DGAP作为分析对象, 期望以此加深学界对德国此类智库的认识, 为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高端智库提供借鉴和启示。

作者简介: 邵珠航,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mail: 813797748@qq.com。

2 DGAP 的运行机制

2.1 发展历史

DGAP 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 1945 年, 创始人威廉·科尼德斯着手在德国创办一份外交政策杂志^[5]。1945 年 7 月 6 日, 科尼德斯的出版公司注册成立。在获得占领当局的批准后, 与公司同名的杂志《欧洲档案》(*Europa-Archiv*) 在 1946 年 7 月正式出版, 发行量为 10,000 份。1952 年, 科尼德斯与欧洲政治和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Europea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所长西奥多·斯特尔泽一同访问美国, 并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进行了初步接触。1953 年, 两人又分别与英国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 House, 也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6] 的专家以及德国商界和政界的代表进行了会谈。经过一系列精心筹备, 1955 年 3 月 29 日, DGAP 终于在波恩大学成立。甘特·亨勒博士当选为 DGAP 首任主席, 斯特尔泽当选为副主席。

DGAP 成立至今, 先后有多位前大使在此任职, 具体见表 1。正因如此, DGAP 能够始终聚焦外交政策的前沿, 为德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出谋划策。出于对 DGAP 的看重, 部分德国政要选择在此发表外交政策演说。1995 年, 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克出席在波恩举行的 DGAP 成立 40 周年纪念仪式, 并发表了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2006 年,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选择在此发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讲。2012 年, 德国国防部长托马斯·德梅齐埃在此就联邦国防军的重新调整发表演讲。同时, DGAP 还吸引了众多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来此参观, 并发表演说。1990 年, 南非国父纳尔逊·曼德拉在此谈论南非的未来。2002 年,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此发表了题为《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的演讲。2012 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此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为欧洲稳定机制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增加资金。

表 1 DGAP 的重要事件回顾
Table 1 Review of the DGAP's events

时间	重要事件
1955年	DGAP成立
1958年	乌尔里希·金巴德成为研究所所长; 《国际政治》(<i>Internationale Politik</i>) 第一卷发布
1960年	DGAP从法兰克福迁往波恩; 前大使沃尔特·贝克尔成为副主席
1961年	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成为研究所所长
1965年	威廉·科尼德斯在担任《欧洲档案》编辑的同时, 接替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担任研究所所长; 前大使乔治·费德勒成为副主席
1966年	威廉·科尼德斯因病去世; 沃尔夫冈·瓦格纳博士成为执行副主席, 并于1967年接替威廉·科尼德斯担任研究所所长和《欧洲档案》的编辑
1968年	前大使格巴德·冯·沃尔特成为副主席
1970年	卡尔·卡斯滕斯成为研究所所长
1973年	库尔特·比伦巴赫当选为主席; 卡尔·凯泽教授接替卡尔·卡斯滕斯担任研究所所长
1978年	前海军上将赫伯特·特雷贝施成为执行副主席
1980年	前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出席在波恩举行的DGAP成立25周年纪念仪式
1981年	前大使甘特·迪尔接替库尔特·比伦巴赫担任主席
1984年	前大使埃里克·斯特雷特林成为执行副主席
1986年	约亨·泰斯博士担任《欧洲档案》编辑
1987年	彼得·亨勒当选为主席; 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加入“欧洲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信息网络”
1989年	前大使甘特·范·威尔成为执行副主席
1991年	研究所所长的职位更名为“奥托·沃尔夫研究所所长”

(续表)

时间	重要事件
1993年	沃纳·兰比和前大使莱因哈德·施拉君特怀特分别当选为主席和执行副主席；安吉丽卡·沃尔担任《欧洲档案》的编辑
1995年	《欧洲档案》更名为《国际政治》
1996年	迪特尔·冯·沃尔岑成为执行副主席；在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的支持下，发起了“欧洲外交政策论坛”
1997年	前大使莱因哈德·施拉君特怀特再次担任执行副主席
1999年	DGAP从波恩迁至柏林；设立柏林未来论坛
2000年	《国际政治》杂志的英文版首次出版；成立“欧洲工作坊”
2001年	前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成为主席；成立“美国/跨大西洋关系计划工作坊”
2002年	前大使利奥波德·比尔·冯·布雷多成为执行副主席
2003年	阿尔弗雷德·弗雷海尔·冯·奥本海姆接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担任DGAP主席；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艾伯哈德·桑德施耐德教授被任命为奥托·沃尔夫研究所所长；萨宾·罗森布莱特成为《国际政治》主编
2004年	前大使弗里乔夫·冯·诺登舍尔德成为执行副主席
2005年	阿伦德·越特克博士成为主席
2006年	阿尔弗雷德·冯·奥本海姆欧洲研究中心成立；外交部国务秘书乔治·布姆加德在慕尼黑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2009年	塞尔克·坦佩尔博士担任《国际政治》的主编
2010年	前大使保罗·弗雷海尔·冯·马尔扎恩当选为执行副主席
2014年	前大使哈拉尔德·金德曼当选为秘书长
2015年	DGAP庆祝其成立60周年
2018年	马丁·比亚莱基接任《国际政治》和《柏林政策杂志》(Berlin Policy Journal)的主编
2019年	成立欧洲未来论坛；托马斯博士接替阿伦德·越特克博士担任主席

资料来源：DGAP 官网 (<https://dgap.org/en/about-us/dgaps-history>)。

2.2 组织架构

DGAP 的主要机构分为会员大会、董事会以及咨询委员会。其中，会员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一般由主席负责主持，当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或董事会当选成员主持。会员大会的职责包括：选举董事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当选成员以及咨询委员会的当选成员；审核主席的年度报告和审计报告；通过年度预算；批准主席、副主席和董事会的行动；任命审计师；确定会费；修改章程；选举荣誉会员等。

董事会由主席、副主席和会员大会选出的 7 名当选成员构成。其中，主席和副主席要求具有经济或国际政策领域的专业经验；当选成员应至少包括 1 名财务和法律问题专家。董事会对 DGAP 的管理负有全面责任。具体而言，董事会具有以下职责：定义本组织；编制年度预算；监督各部门年度预算和个人预算的遵守情况；编制年度账

目和年度报告，并审核年度财务报表；接纳新成员等。

咨询委员会包括主席、副主席、25 名由会员大会选出的当选成员以及主席与董事会协商任命的 15 名其他成员。咨询委员会的职责：就战略问题和其他重大事项提供咨询意见；提供关于工作内容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的观点等。咨询委员会下设学术咨询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各有 5 ~ 10 名成员。学术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学术工作的有关事项提供咨询，并在任命研究所所长时提出建议。财务委员会的任务是就财务事项提供咨询，特别是就年度预算和年度财务报表提供意见和建议^[7]。

2.3 财务状况

资金是智库正常运行的保障。为了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在 1955 年成立之时，DGAP 赞助人

协会 (DGAP Sponsors Association) 也同时成立, 当时共有 53 家公司加入该协会。DGAP 的资金来源具有明显的多样性, 其中包括了德国联邦外交部、基金会、大使馆以及跨国公司等, 具体见表 2。同时, DGAP 为赞助人协会的成员提供诸多服务, 如: 与来自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媒体界的高级代表进行交流的机会; 晚宴邀请; 由 DGAP 专家提供的政策简报; 参与针对年轻高管的领导项目等^[8]。此外, DGAP 于 2010 年 10 月设立了“DGAP 外交政策基金会” (DGAP Foundation for Foreign Policy), 以维持和加强 DGAP 在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辩论中的独立角色^[9]。

表 2 DGAP 的捐赠人名单^[10]
Table 2 The list of DGAP's sponsors

金额	捐赠人
100,000 欧元及以上	德国联邦外交部
	联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
	联邦国防部
	阿伦德·越特克博士
	欧盟委员会
	开放社会基金会
	奥托·沃尔夫基金会
25,000 欧元及以上	罗伯特·博世基金会
	墨卡托基金会
	阿尔弗雷德·弗雷海尔·冯·奥本海姆促进科学发展基金会
	立陶宛共和国大使馆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
	欧洲央行
	约翰·克里斯蒂安·雅各布斯博士
	哈罗德与格特鲁德·库宁基金会
	MCI 德国
	微软德国
10,000 欧元及以上	萨尔·奥本海姆基金会
	科学与民主基金会
	德国时代基金会
	乌苏拉·布劳恩博士
	托马斯·恩德斯博士
5,000 欧元及以上	安永德国
	朱塔·弗雷夫劳·冯·法肯豪森
	挪威国防研究所
	爱沙尼亚外交部
接近 5,000 欧元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德国-波兰合作基金会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3 DGAP 的核心理念

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 德国智库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 完全依靠公共资金的智库; 第二类, 依靠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的智库; 第三类, 完全依靠私人资金的智库。其中, 第一类智库数量最多, 约占德国智库总数的 50%, 第二类和第三类智库各占 25%^[3]。德国智库界普遍认为, 依靠企业捐助的智库难以保证“公心”, 会与智库的公共利益导向发生冲突。在此背景下, 作为一家接受私人资助的学术型智库, DGAP 制定了相应的行为准则^[11], 严格规定了员工的工作原则和指导方针, 试图以此树立自身的公信力。

3.1 价值观

民主、德国宪法和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开放社会、反歧视和多边主义是 DGAP 倡导和秉持的价值观。DGAP 要求其员工、管理层、董事会以及学术咨询委员会等在工作中致力于这些价值观。新成员申请加入该组织时也被要求承诺遵守这些准则。任何忽视、不尊重或者损害这些价值观的机构或个人都会被排除在研究项目或其他活动之外。

3.2 独立性与非党派性

德国智库通常被归为以下 3 个类别: 学术型智库 (或没有学生的大学)、拥护型智库 (受聘智库) 以及政党智库^[12]。与政党智库紧密联系政党不同, 对于 DGAP 所属的学术型智库而言, 虽然其领导层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赞同或反对某一具体的政党, 但并不会与某一政党关系太过密切, 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执政党可能会随着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12]。因此, DGAP 从事独立的科学研究, 提供独立的建议和无政治倾向的信息。DGAP 的研究、活动、出版物和外联活动独立进行, 不受政党、合作伙伴或赞助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根据此原则, DGAP 及其成员承诺积极避免任何利益冲突和外部影响。员工应在工作中避免掺入本人、合作伙伴或赞助人的利益关系。此外, 员工须承诺不参与可能违背 DGAP 使命或与 DGAP 使命相冲突或竞争的外部活动。同时, 员工有义务向管

理层告知可能违背 DGAP 职业操守的任何第三方或外部附属机构。此外，员工发表的任何研究报告或公开声明仅反映该员工个人的观点。DGAP 的管理层、董事会以及学术咨询委员会承诺不对任何员工及其工作持偏见。

3.3 包容性

DGAP 倡导在公共辩论中为不同观点提供空间的重要性，以便能够解决各种矛盾和争议，从而根据实际证据进行公开讨论。因此，DGAP 致力于开展公开对话，吸收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及其观点。在分析研究、就业招聘以及其他政策制定中，DGAP 也禁止任何基于性别、性取向、种族、宗教以及社会经济背景的歧视。

3.4 诚实性

DGAP 及其员工致力于良好科学实践的原则和标准，并促进研究中的诚信原则：以诚实和开放的态度记录和传播研究结果；开展基于事实的研究；批判性地质疑其发现；进行尽职调查；提供全面、可追溯的信息来源；支持年轻学者和研究人员。遵循这些原则可以确保 DGAP 研究人员提供的分析和建议是无党派、无偏见、无预设立场的结论。

为贯彻上述价值观和原则，DGAP 专门成立了伦理委员会，由 DGAP 的主席、首席运营官和员工委员会负责人组成。如果员工、会员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发现违反这些价值观和标准的证据，那么可以向伦理委员会举报。伦理委员会将调查这些指控，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个案基础上，伦理委员会可以要求其他专家评估指控的有效性。若伦理委员会认定员工有不当行为，则该案件将转交给管理委员会和员工委员会。

上述理念和价值观也充分反映在 DGAP 对待外部资金的态度上。DGAP 的规章要求，赞助或捐赠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机构及其员工的研究、活动和建议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无论资金来源如何，DGAP 都保留对活动内容和实际执行的完全控制权。DGAP 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发布某一研究项目的成果。合作伙伴对 DGAP 工作的支持，无

论是以财务方式还是非财务方式，均需要同意其既不能影响研究的任何步骤，也不能影响最后的结论或出版。此外，DGAP 也申明，获得财务或非财务支持，并不意味着 DGAP 与各赞助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活动有任何关联。为了落实这些原则，员工有义务向董事会或伦理委员会报告任何试图影响其研究结果及其传播的行为。

DGAP 按照其伦理准则审查来自政府、公司、机构以及个人的财务或非财务支持，以确定其是否忽视、不尊重或损害了自身的程序 and 价值观。若发生以下情况，则伦理委员会将对赞助提议进行审查：一个赞助者提供的金额超过 DGAP 总资金的 10% 或 DGAP 某个项目资金的 30%，DGAP 的员工、管理层、会员或外部利益相关者认为赞助者可能会忽视、不尊重或损害 DGAP 的价值观。伦理委员会若认为应拒绝某项赞助提议，则将与 DGAP 董事会进行协商，由后者做出最终决定。

4 DGAP 的研究团队

DGAP 的研究所现有 74 名专家学者，研究区域覆盖非洲、美洲、亚洲、欧洲（东欧和法国）、中东和北非、俄罗斯和中亚。研究所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包括国际秩序与民主项目、气候与对外政策中心、阿尔弗雷德·冯·奥本海姆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亚洲项目、地缘经济学项目、影响与创新实验室、移民项目、安全与防务项目、技术与全球事务项目以及能力建设项目等十个。各研究项目涉及的具体议题见表 3。

DGAP 通过研讨会、圆桌会议和研究小组等多种形式，将来自政界和商界的高级决策者、学者和感兴趣的公众聚集在一起，推动有关德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同时，DGAP 的研究人员还会就当前的外交议题发表分析观点，并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为政府决策层和普通公众提供参考。

5 DGAP 的教育功能

教育功能是智库的一项重要功能。例如，美国原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认为，智库主要通过 5 种方式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即提供原创思想和政策选择、为政

表 3 DGAP 的研究项目^[13]
Table 3 Research programs of DGAP

序号	项目	问题聚焦	专家(人)
1	国际秩序与民主项目	①地缘政治竞争与新全球秩序, 尤其是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如何定义国际规则; ②变化中的地区秩序, 尤其是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和伊朗在东欧、西巴尔干和非洲的角色; ③德国及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互动, 特别是修正主义力量如何使用经济相互依赖来改变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	8
2	气候与对外政策中心	①在安全政策方面, 气候变化对德国有何影响? ②气候迁移和流离失所的后果是什么? ③国内政治和气候外交政策的交叉点在何处? 德国如何制定协调的气候危机应对措施? ④如何在国际层面公平分担适应气候变化的费用? ⑤预防国内危机能够为防止资源冲突升级做出什么贡献?	3
3	阿尔弗雷德·冯·奥本海姆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①欧盟外交政策与战略自主; ②欧盟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 ③欧盟对全球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监管; ④混合威胁; ⑤虚假信息; ⑥边境管理和技术; ⑦非正常迁移; ⑧申根危机; ⑨欧盟南部、北欧和东部成员国的政治发展; ⑩德国与欧盟的关系; ⑪城市外交; ⑫公共外交; ⑬与其他欧洲智库的对话	13
4	亚洲项目	①东北亚区域安全——新安全架构的趋势和路径; ②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 ③东南亚和南亚的区域安全; ④朝鲜半岛冲突管理的趋势和新方法, 以及欧洲的角色; 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趋势与阻碍; ⑥中国在中东和非洲的角色	1
5	地缘经济学项目	①欧洲需要如何改变/改革, 才能在当今新的地缘经济环境中保持全球角色? ②在这种环境下, 德国应如何更好地维持欧洲的地位	5
6	影响与创新实验室	①创建和实施战略、辩论和专业发展的模式; ②制定、实施和评估试点项目; ③提供咨询和审核服务	4
7	移民项目	①移民管理; ②返回和递解出境; ③重返社会; ④与原籍国和过境国的合作; ⑤边界控制; ⑥欧盟移民政策; ⑦欧洲和非洲之间的移民对话	4
8	安全与防务项目	①德国、法国、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安全和防务政策; ②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 ③平民危机管理与维和任务; ④防范(暴力)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 ⑤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⑦欧洲防务合作; ⑧欧盟-北约合作; ⑨法德防务合作; ⑩技术风险评估; ⑪德国和欧洲的武器政策和产业; ⑫武器出口; ⑬武装力量和军事能力; ⑭威慑、军备控制和不扩散; ⑮技术创新; ⑯冲突预防; ⑰和平行动, 特别是联合国和欧盟的和平行动; ⑱调解、对话和外交; ⑲稳定与建设和平	14
9	技术与全球事务项目	①欧洲如何才能成功获得数字主权? ②民用和军事技术的融合如何改变冲突的性质? ③德国和欧洲如何在制定有效的网络规范和互联网治理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④德国如何更好地应对数字民主和虚假信息不断演变的局面, 包括选举系统的公正性(integrity)	7
10	能力建设项目	①“欧洲: 我的领土”——鲁尔地区的外交政策和欧洲政策; ②国际未来; ③青年研究员; ④斯皮内利论坛(Spinelli Forum)——德国-意大利青年领导人对话; ⑤智库实验室	7

府储备专家人才、为高端讨论提供平台、教化公众以及在冲突协调和解决中协助官方等^[14]。任晓也指出, 智库具有八大功能: 生产政策思想、提供政策方案、储备和提供人才、教育公职人员和公众、到国会作证、发表政策演讲的场所、知识创新的重要来源以及开展特定民意调查等^[15]。然而, 在智库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教育功能往往受到轻视甚至是忽视, 相应的资源投入和项目规划严重不足。在这方面, DGAP 的实践经验值得其他智库学习和借鉴。

DGAP 认为, 全球挑战只能通过跨越国界、学科和社会团体的合作才能予以应对。因此, DGAP 专门制定了能力建设项目 (capacity build-

ing programs)^[16] 以增强未来领导者和公民的能力。通过这些项目, 参与者可以收获知识和技能, 提高对国际社会的认识。此外, DGAP 的能力建设项目面向政治和公共行政、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智库、学术界、媒体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者开放。

5.1 “欧洲: 我的领土”——鲁尔地区外交政策和欧洲政策

该项目由 DGAP 与埃森市 (Essen) 合作管理, 由墨卡托基金会提供资金, 旨在恢复人们对于主张法治、福利国家、分权、民主和自由的欧洲的信心。在 3 年的时间里, 该项目让该地区的

人们聚集在一起，参加与欧洲外交政策主题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提供了对话和讨论的平台，也使鲁尔地区的居民有机会亲身参与体验。通过与柏林和布鲁塞尔的专家讨论欧盟外交政策的运作方式，并了解欧洲面临的挑战，民众得以认识到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欧洲合作的必要性。

5.2 国际未来

该项目为期两周，由 DGAP 与德国联邦外交部合作开展。国际未来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球责任共同体，将有才华的年轻人联系起来，传授联合领导的重要技能。该项目以战略为主题，介绍 21 世纪以来的外交。在项目中，德国的外交官和年轻领导人有机会与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以及南非等国政府和智库的专家们进行面对面交流。

5.3 青年研究员

该项目自 2018 年启动，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重点支持在外交政策领域具有丰富知识和较高积极性的年轻专业人员（35 岁以下）。这些青年研究员与 DGAP 研究所的专家们进行密切合作，参加技能提升培训，提出新的项目创意。

5.4 斯皮内利论坛——德国 - 意大利青年领导人对话

在德国联邦外交部和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的倡议下，DGAP 与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tal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udies）共同创办了此论坛，旨在促进德国和意大利年轻一代之间的交流。该论坛为两国政治、商业、科学、民间社会、媒体和文化领域的年轻领导者建立了一个永久网络。与会者有机会与专家、政治决策者交流意见，以制定应对当前欧洲挑战的解决方案，并为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密切伙伴关系提供新的动力。

5.5 智库实验室

在墨卡托基金会和罗伯特·博世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DGAP 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合作成立了智库实验室，通过在以下 3 个领域开展有针对性的

活动，推动德国智库的共同创新发展：一是加强智库内部和智库之间的同行学习与合作；二是为智库员工提供培训；三是共同探索提升智库影响力的新方法。虽然在成立之初智库实验室主要是针对德国智库和政策导向型的研究机构，但该项目逐渐开始寻求与更广泛的欧洲智库和国际智库开展交流。

5.6 青年 DGAP

青年 DGAP 由时任主席阿伦德·越特克博士在 2008 年创立，旨在为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提供一个探讨外交政策问题的平台^[17]。该项目每年举办约 120 场活动，吸引了来自德国各地的 1,000 多名成员。除了位于柏林的总部外，该项目还在其他六个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通过制定指导计划，已成功将 200 多名成员与 DGAP 网络中的专业人员进行匹配。2018 年，该项目专门设立了奖学金，为通过申请程序的 4 名成员提供与 DGAP 研究项目负责人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在 18 个月的时间里，这些人员将选择其研究课题，并在全体成员参加的活动上进行展示。

6 结论与启示

回顾 DGAP 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在初始就具有较高的发展起点。在德国六大政治基金会中，只有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成立于 1955 年之前^[18]。因此，DGAP 的成立恰好满足了当时德国对外交政策类智库的需求，故得到德国各界特别是政界和商界的大力支持。虽然接受私人资助使 DGAP 的中立性受到质疑，但其积极通过实际行动维护自身的价值观和原则，以此来获得社会各界的信任。对于中国智库而言，DGAP 对教育公众和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视尤其值得学习。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既需要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专业人才，也需要更多了解国际事务、理解中国外交的普通公众。此外，也需要为国外青年提供更多了解中国和认识中国的机会。因此，中国智库可以吸取 DGAP 的经验，与国内高校、智库以及国外高校、智库定期联合举办培训活动，并向更多群体开放。

德国不仅是欧洲大国，也是中国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当前，德国的对华政策正处于重新调

整期。加强对德国外交政策类智库的了解是预判德国新对华政策的必要基础。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德国此类智库的关注有所增加, 研究对象包括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19]、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20]、透明国际^[21]以及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22]等。这些智库关于涉华问题的最新研究动向值得密切关注。需要指出的是, 在德国智库的涉华研究中, 仍有部分学者强调两国之间的价值观问题, 突出中国给德国带来的挑战^[23]。这要求进一步开展我国与德国涉华顶尖智库的交流工作, 在相互了解中增信释疑, 共同推动中德关系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 [1] 张浚. 德国新政府上任后的中德关系新动向 [J]. 人民论坛, 2022(4): 108-111.
ZHANG J. New trends in China-Germany relations after the new German government took office[J]. People's Tribune, 2022(4): 108-111.
- [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Yi holds virtual meeting with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nnalena Baerbock[EB/OL]. (2022-05-25)[2022-06-30].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b_663304/wjbz_663308/activities_663312/202205/t20220525_10692405.html.
- [3] 刘潇潇. 德国智库的运营机制及启示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7(2): 111-124, 128.
LIU X X.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German think tanks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us[J]. China Social Science Review, 2017(2): 111-124, 128.
- [4] MCGANN J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 (2021-01-28)[2022-06-30]. 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8/.
- [5] DGAP. DGAP's history[EB/OL]. [2022-06-30]. <https://dgap.org/en/about-us/dgaps-history>.
- [6] 韩丽. 欧洲智库的标志: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6, 1(4): 83-92.
HAN L. The symbol of European think tanks: Chatham Hous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J].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16, 1(4): 83-92.
- [7] DGAP. Statutes of the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B/OL]. [2022-06-30]. <https://dgap.org/en/about-us/statutes-german-council-foreign-relations>.
- [8] DGAP. Sponsorship association of the DGAP[EB/OL]. [2022-06-30]. <https://dgap.org/en/sponsors/sponsorship-association-dgap>.
- [9] DGAP. Foundation[EB/OL]. [2022-06-30]. <https://dgap.org/en/sponsors/foundation>.
- [10] DGAP. Sponsors[EB/OL]. [2022-06-30]. <https://dgap.org/en/sponsors>.
- [11] DGAP. Code of conduct[EB/OL]. [2022-06-30]. <https://dgap.org/en/about-us/code-conduct>.
- [12] 多丽丝·菲舍尔. 智库的独立性与资金支持: 以德国为例 [J]. 开放导报, 2014(4): 29-32.
FISCHER D. On independence and financial support of think tanks: The case of Germany[J]. China Opening Journal, 2014(4): 29-32.
- [13] DGAP. Programs[EB/OL]. [2022-06-30]. <https://dgap.org/en/programs>.
- [14] HASS R. Think tank and U.S. foreign policy: 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J]. U.S. Foreign Policy Agenda, 2002, 7(3): 5-8.
- [15] 任晓. 第五种权力: 论智库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8-158.
REN X. The fifth power: On think tank[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8-158.
- [16] DGAP.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EB/OL]. [2022-06-30]. <https://dgap.org/en/research/programs/capacity-building-programs>.
- [17] DGAP. Young DGAP[EB/OL]. [2022-06-30]. <https://dgap.org/en/young-dgap>.
- [18] 杨焯, 张姃娣. 德国政治基金会在华的工作方式及其公共外交特征评析 [J]. 社会科学, 2014(4): 22-28.
YANG Y, ZHANG J D. An analysis of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German political foundations'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diplomacy[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4(4): 22-28.
- [19] 陈威龙. 德国科学和政治基金会创新研究与成果管理经验启示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9, 4(4): 60-66.
CHEN W L. On the innovation study and achievements management of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J].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19, 4(4): 60-66.
- [20] 段美珍.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的运行机制与发展态势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8, 3(2): 69-76.
DUAN M Z.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stance of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J].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18, 3(2): 69-76.
- [21] 高春玲. 透明国际智库的工作理念、运行机制及发展动态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8, 3(4): 59-69.

- GAO C L. The working idea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stance of 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J].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18, 3(4): 59-69.
- [22] 孙杰.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运行机制与发展态势[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9, 4(2): 64-73.
- SUN J. The current situation,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of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J]. Think Tank: Theory & Practice, 2019, 4(2): 64-73.
- [23] 于芳. 德国智库涉华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启示(2005—2018)[J]. 国外社会科学, 2019(4): 88-97.
- YU F. German think tanks' studies of China: Current status,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2005—2018)[J]. Social Sciences Abroad, 2019(4): 88-97.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Core Values and Inspiration of the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hao Zhuh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s a leading foreign policy think tank in Germany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i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 can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such think tanks in Germany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ypes of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thod/process] Wit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network survey research, this paper tra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summarizes its core values and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Result/conclusion] Although independence and neutrality of the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re questioned by accepting private funding, it maintains its core values and shapes its credibility through practical actions. Among the many functions of the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Keywords: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ink tank operational mechanism core values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收稿日期: 2022-07-11 修回日期: 2022-08-01